

以此物施與我者速得成佛菩薩即應思惟

若我今者不捨此物此物必當遠離於我說至死時不隨我去此物則是遠離之相今爲

發菩提故湏施與後死時心無有悔必生善

願是得大利若猶貪者應辭謝乞者言勿生

瞋恨我新發意善根未具於菩薩行法未得

勢力是以未能捨於此物後得勢力善根堅

固當以相與又優婆塞戒經云若施佛已

用與不用果報已定施人及僧有二種福一

從用生二從受生何以故施主施時自破慳
慳受用者時破他慳是故說言從用生福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一

十六

府一

掠力華胡墾陁徒柯捲渠貞嘶反易

水虫乃可被繫而終無傷草葉書云立身行
道揚名於後世言行忠信戰戰兢兢豈可放
縱心馬不加轡勒馳騁情猴都無制鏗浮囊
既毀前路何期德瓶已破勝緣長絕或復要
聚惡人朋結凶黨更相扇動偹造讐瑕無慚
無愧不羞不耻日更增甚轉復沉浮似若亭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二

六度

府二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學玄憲撰

持戒部

第二

三別

述意部

勸持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竊聞戒是人師道俗咸奉心爲業主凡聖俱

制良由三寶所資四生同潤故經曰正法住

正法滅意在茲乎是以持戒爲德顯自大經

性善可崇明乎大論或復方之日月辭若寶

珠義等塗香事同惜水越度大海号曰牢船

生長善牙又稱平地是以菩薩稟爲微塵不

歛羅漢護持纖芥無犯寧當抱渴而死弗飲

歷艾蒿枝葉皆苦訶梨果樹遍體無甘從明入闇無復出期劫數既遙痛傷難忍於是鑊湯奔沸猛氣衝天鑪炭赫羲爆聲烈地鎔銅灌口則腹爛肝銷銅柱逼身則骨肉俱盡宛轉嗚呼何可言念如斯等苦實由毀戒也

勸持部第二 如大莊嚴論云若能至心持

戒乃至歿命得現果報我昔聞難提跋提城有優婆塞兄弟二人並持五戒其弟尔時卒患脅痛氣將欲絕時醫語之食新煞狗肉并使服酒所患必除病者白言其狗肉者爲可於市買索食之飲酒之事願捨身命終不犯戒而服於酒其兄極爲困急賣酒語弟捨戒眼酒以療其病弟白兄言我雖病急願捨身命終不犯戒而飲此酒即說偈言

恠哉臨命終 破我戒瓔珞 以戒莊嚴身不用殯葬具 人身旣難得 遭值戒復難願捨百千命 不毀破禁戒 無量百千劫時乃值遇戒 閻浮世界中 人身極難得

雖復得人身 值正法倍難 時復值法寶愚者不知取 善能分別者 此事亦復難戒寶入我手 云何復欲棄 乃是怨憎者非我之所親 兄聞是已答其弟言我以親故不爲沮壞弟白兄言非爲親愛乃是歿敗即說偈言 我欲向勝處 毀戒今墮墜

宿朱林八十二

二

捨戒乃如是

云何名親愛 我勤習戒根

乃欲見劫奪 所持五戒中

酒戒最爲重

今欲強毀我

不得名爲親

兄問弟言云何以酒爲戒根本耶弟即說偈

以答兄言

便爲違大悲

若於禁戒中

不盡心護持

草頭有酒滴

尚不敢嘗觸

在家脩多羅

以是故我知

說酒之惡報

酒是惡道因

唯佛能分別

三業之惡行

誰有能測量

唯酒爲根本

佛說身口意

復墮惡行中

往者優婆夷

以酒因緣故

遂墮餘四戒

是名惡行數

酒爲放逸根

不飲開惡道

能獲信樂心

去慳能捨財

首羅聞佛說能獲無量益 我都無異意
而欲毀犯者 略說而言之 寧捨百千命
不毀犯佛教 寧使身乾枯 終不飲此酒
假使毀犯戒 壽命百千年 不如護禁戒
即時身命滅 決定能使差 我猶故不飲
況今不定知 爲差為不差 作是決定心
心生大歡喜 即獲見真諦 所患得消除
惟大智之人厭世脩道雖具持戒內懷定慧
不現持相內言實德現實德故華嚴經云何等為離
邪命戒此菩薩不作持戒淨相欲使他知內
無實德現實德現實德相但持淨戒一向求
法究竟菩薩若何等為不起惡戒此菩薩不

者於諸衆生不與欺誑五者和合眷屬無有
乖離六者於諸衆生不起僉言由能堪忍彼
恩言故七者遠離綺語凡有所言謹審說故
八者遠諸貪著於化受用無我所故九者遠
離瞋恚善能忍受鹿言辱故十者遠離邪見
由不敬事諸餘天仙及神鬼故 又大寶積
經云第二持十善業戒者有五事利益一能
制惡行二能作善心三能渡煩惱四成就淨
心五能增長戒 若人善修不放逸行八方
四千無量戒品悉皆在十善戒中

四千無量戒品悉皆在十善戒中
又月燈三昧經云佛言有菩薩能淨持戒有
十種利益何等爲十一滿足一切智二如佛
所學而學三智者不毀四不退誓願五安住
於行六棄捨生死七慕樂涅槃八得無纏心
九得勝三昧十不乏信財
又六度集經云
復有四種持戒具足智慧何等爲四一持戒
常演說法二持戒常勤求法三持戒正分別
法四持戒廻向菩提

自高貴言我持戒見犯戒人亦不致呵今其
憂惄但其一心持清淨戒勝果剋得不須疑惑
又菩薩藏經云舍利子菩薩摩訶薩行尸波
羅密多故獲得十重清淨尸羅汝應知之何
等爲十一者於諸衆生曾無損害二者於他
財物不行劫盜三者於他妻妾遠諸染習四

無實德現實德現實德相但持淨戒一向求
法究竟菩薩若何等爲不起惡戒此菩薩不
徑 朱八十二 三

如大莊嚴論說我昔曾聞有諸比丘與諸估客入海採寶既至海中船舫破壞尔時有一年少比丘捉得一枚板上座比丘不得板故將沒水中于時上座恐怖惶懼恐爲水漂語年少言汝寧不憶佛所制戒當敬上座汝所得板應以與我尔時年少即便思惟如來出尊實有斯語諸有利樂應先與上座復作是念我若以板用與上座必沒水中涸瀆波浪大海之難極爲深廣我於今者命將不全又我年少初始出家未得道果以此爲憂我今捨身用濟上座正是其時作是念已而說偈言我爲自今濟 爲隨佛語勝 無量功德聚

桂
未林八十二

四

名稱遍十方

軀命極鄙賤

云何違聖教

我今受佛戒

至死必堅持

爲順佛語故

奉板遺身命

若不爲難事

終不獲難果

我若持此板

必度大海難

若不順聖旨

將沒生死海

我今沒水死

雖死猶名勝

若捨佛所教

失於天人利

及以大涅槃

得板應以與我尔時年少即便思惟如來出少比丘置於岸上海神合掌白比丘言我今歸依堅持戒者汝今遭是危難之事能持佛戒海神說偈報曰

汝真是比丘 實是苦行者 号爾爲沙門汝實稱斯名 由汝力德故 衆伴及財寶得免大海難 一切安隱出 汝言誓堅固敬順佛所說 汝是大勝人 能除衆患難我今當云何 斯事不爲難 而不加擁護 凡夫不毀禁 此乃名希有

比丘處安隱 清淨自謹慎 能不毀禁戒

此亦未爲難 未獲於道迹 勸於大怖畏捨已所愛命 護持佛教戒 難爲而能爲

此最爲希有 又論云我昔曾聞有一比丘次第乞食至穿珠家立於門外時彼珠師

爲於國王穿摩尼珠比丘衣赤往映彼珠其

色紅赤彼穿珠師即入其舍爲比丘取食時

無上第一樂

說是偈已即便捨板持與

上座既授板已于時海神感其精誠即接年少比丘置於岸上海神合掌白比丘言我今

歸依堅持戒者汝今遭是危難之事能持佛

戒海神說偈報曰

汝真是比丘 實是苦行者 号爾爲沙門

汝實稱斯名 由汝力德故 衆伴及財寶

得免大海難 一切安隱出 汝言誓堅固

敬順佛所說 汝是大勝人 能除衆患難

我今當云何 斯事不爲難 而不加擁護

凡夫不毀禁 此乃名希有

比丘處安隱 清淨自謹慎 能不毀禁戒

此亦未爲難 未獲於道迹 勸於大怖畏

捨已所愛命 護持佛教戒 難爲而能爲

此最爲希有 又論云我昔曾聞有一比

丘次第乞食至穿珠家立於門外時彼珠師

爲於國王穿摩尼珠比丘衣赤往映彼珠其

色紅赤彼穿珠師即入其舍爲比丘取食時

宿
春八十二

五

有一鵝見珠赤色其狀似肉即便吞之珠師持食以施比丘尋即覓珠不知所在此珠價貴珠師貧急語比丘言得我珠耶比丘恐懼聽取珠當說何計得免斯患即說偈言
我今護他命 身分受苦惱 更無餘方便
唯以命代彼 若言他持去 此言復不可
說自得無過 不應作妄語 我今捨身命
爲此鵝命故 故緣我護戒 因用成解脫

爾時珠師雖聞斯偈語比丘言若不見還汝
徒受苦終不相置比丘即四向望無可憐怙
如鹿入圍莫知所趣比丘無救亦復如是尔
時比丘即自殲身端正衣服被人語比丘言
汝今與我鬪耶比丘答言不共汝鬪我自共
結使鬪又說偈言
墮地如乾薪 當使人稱美 爲鵝能捨身
亦使於後人 皆生憂苦惱 而捨如此身
聞者勸精進 修行於真道 堅持於禁戒
有便毀禁戒 願樂於持戒

時穿珠師即加打棒以兩手并頭並皆被縛
四向顧望莫知所告而作是念生死受苦皆
應如是又說偈言
我於過去世
姪盜捨身命 如是不可數 羊鹿及六畜
捨身不可計 彼時虛受苦 爲戒捨身命
勝於毀禁戒 假欲自擁護 會歸於當滅
不如爲持戒 爲他護身命 捨此危脆身
住止於樹下 以何因緣故 乃當作偷賊
汝宜善觀察 尔時珠師語比丘言何用
多語遂加繫縛倍更搘打以繩急絞耳眼口
鼻盡皆血出時彼鵝者即來食血珠師瞋忿
打鵝即死比丘問言此鵝死活珠師答言鵝
今死活何足故問時彼比丘即向鵝所見鵝
既死涕泣不樂即向鵝說偈言
我受諸苦惱 望使此鵝活 今我命未絕
鵝在我前死 我望護汝命 受是極辛苦
何意汝先死 我累報不成

珠師問比丘言鵝今於汝竟是何親愁惱乃
余比丘答言不滿我願所以不樂珠師問言
欲作何願比丘以偈答言
菩薩往昔時
捨身以救鵝 我亦作是意 捨命欲代鵝
我得最勝心 欲令此鵝命 犀住常安樂
由汝煞鵝故 心願不滿足

余時比丘更具說已珠師即開鵝腹而還得
珠既見珠已更舉聲號哭語比丘言汝護鵝
命不惜於身使我造此非法之事即說偈言
汝藏功德事 如似灰覆火 我以愚癡故
燒然數百身 汝於佛標相 極爲甚相稱
我以愚癡故 不能善觀察 爲癡火所燒
願當暫留住 少聽我懺悔 猶如腳跌者
按地還得起 南無清淨行 南無堅持戒
遭是極苦難 不行毀缺行 不遇如是惡
持戒非希有 要當值此苦 爲鵝身受苦
此事實難有 懺悔既訖已 即放比丘還

又大莊嚴論說有諸比丘曠野中行爲賊劫
掠剥脫衣裳時此群賊懼諸比丘往告聚落
盡欲煞害賊中一人先曾出家語同伴言今
者何爲盡欲煞害比丘之法不得傷草今者
以草繫諸比丘彼畏傷故終不能往四向馳
告賊即以草而繫縛之捨之而去諸比丘等
府未林八十二

旣被草縛恐犯禁戒不得挽絕身無衣服爲
日所炙蚊虻蠅蚤之所唼燒從旦被縛至於
日夕轉到日沒晦冥大暗夜行禽獸交橫馳
走甚可怖畏有老比丘語諸年少說偈誠言
若有智慧者 能堅持禁戒 求人天涅槃
稱意而獲得 名稱普聞知 一切咸供養
必得人天樂 亦獲解脫累 伊羅鉢龍王
以其毀禁戒 損傷樹葉故 命終墮龍中
諸佛悉不記 斯事爲甚難
如劍林棟聚 處中多傷毀 愚劣不堪任
護持如此戒 是諸比丘爲苦所逼不得

屈申及以轉動恐傷草命唯當護戒至死不犯即說偈言我等往昔來或得生人道計算不能數或受畜生身爲他所煞害我等於今者必獲大利益若當命終後現在惡名聞令當共立要暴我身命乾假使遇惡獸釋師子禁戒我寧持戒死不願犯戒生諸比丘等聞老比丘說是偈已各正其身不動不搖辟如大樹無風之時枝葉不動時彼國王邁出田獵漸漸遊行至諸比丘所繫之處王遇見之心生疑惑謂是露形尼捷子等

遣人往看諸比丘等深生慚愧障蔽其身使人審知釋子沙門何以知之右肩黑故即便還白言大王彼時沙門非爲尼捷即說偈言王今應當知如鈎制大象
府朱林八十二
疑恠默作是念我今宜往彼比丘所作是念于時大王聞是事已深生彼爲賊所劫慚愧爲草繫已即說偈言青草用繫手猶如鸚鵡翅不動亦不搖雖知處危難默住不傷草說是偈已往至其所以偈問曰身體極丁壯無病似有力如林爲火焚猶羊爲尾死說是呪所迷惑爲是苦行耶爲是獸患身願速說其意於是比丘以偈答王曰身自有力耶守諸禁戒故不敢挽頓絕佛說諸草木是以不能絕悉是鬼神村如似呪場中爲蛇畫境界以神呪力故毒蛇不敢度牟尼尊畫界我等不敢越

我等雖護命 會歸於磨滅 願以持戒死
終不犯戒生 有德及無德 俱共捨壽命
有德慧命存 幷復有名稱 無德喪慧命
亦復失名譽 於戒爲良田 我等諸沙門 以持戒爲力
名稱之種子 得聖之橋津 能生諸功德 生天之梯陞
誰有智慧者 欲壞戒德瓶 介時國王聞說偈已心甚歡喜即爲比丘解
草繫縛而說偈言 釋師子所說 善哉能堅持
我今亦歸命 如是顯大法 菩薩不毀犯
牟尼解脫尊 堅持禁戒者 我今亦歸命
感應緣略引二驗

焉初梁晉安王承風來問將至禪室馬騎相
從無故却退王慙而返夜感惡夢後更再往
馬退如故王乃潔齋躬盡虔敬方得進見初
至寺側但覩一谷猛火洞然良久佇望忽變
爲水經停傾仰水滅堂現以事相詢乃知介
時入水火定也堂內所坐繩床兩邊各有一
虎王不敢進聰乃以手按頭着地閉其兩目
召王令前方得展禮因告境內多弊虎灾請
聰救援聰即入定須臾有十七大虎來至便
與受三歸戒勑勿犯暴百姓又命弟子以布
繫請虎頸滿七日已當來於此王至期日設
齋衆集諸虎亦至便與飲食解布遂爾無害
其日將王臨白馬泉內有白龜就聰手中取
食謂王曰此是雄龍又臨靈泉有五色鯉魚
亦就手食云此是雌龍王與群吏嗟賞其事
然神正性潔如玉蔬藿是甘無求滋饌因至
襄陽織蓋山白馬泉築室方丈以爲掘心之
宅入谷兩所置蘭若舍今巡山者尚識故基

護竟夜廻遑日午方返王恆其來方以事首
遂表奏聞初聰住禪堂每有白鹿白雀馴伏
插止行往所及慈救爲先因見暑者駢猪百
餘頭聰三告曰解脫首楞嚴猪遂繩解散去
諸暑大怒將事加手並屹然不動便歸過悔
罪因斷煞業又於漢水漁人牽網如前三告

引網不得方復歸心空網而返又荊州苦旱
長沙寺遣僧至聰所請雨使還大降陂池皆
滿後卒於江陵天官寺即是梁太一年也其
寺現有碑記隋江州廬山化城寺釋法充
俗姓畢九江人也常誦法華大品未住廬山
半頂化城寺修定自非僧事未嘗安履每勸

卷八十三

僧衆無以女人入寺上損佛化下墮俗謠然
以寺基事重有不從者充歎曰生不值佛已
是罪緣正教不行義湏早死何慮方士不奉
戒乎遂於此山香鑑峯自投而下誓粉身骨
用生淨土便於中虛頭忽倒垂冉冉而下處
於深谷不損一毛寺衆不知後有人上峰頂

路望下千有餘仞聞人語聲就而尋之乃是
充也身命猶存口誦如故迎還至寺僧感死
諫爲斷女人經于六年方乃卒也世時屬隆
暑屍不臭爛時當開皇之末年也唐高僧傳
右二驗出

忍辱部第三

此有四部

述意部 勸忍部 忍德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蓋聞忍之爲德最是尊上持戒
苦行所不能及是以釋提比丘被刑殘而不
恨忍辱仙人受割截而無瞋且慈悲之道救
拔爲先菩薩之懷愍惻爲用常應遍遊地獄
代其受苦廣度衆生施以安樂豈容微復觸
惱大生瞋恨乃至惡眼出聲慘額厲色遂相
捶打便以杖加或父子兄弟自相損害朋友
眷屬反更侵傷惡逆甚於鴉梟含毒逾於蜂
蠻所以歷劫怨讐生生不絕也

勸忍部第二如菩薩藏經云夫忿恚者速
能損害百千大劫所集善根若諸善根爲瞋
害己復當經於百千大劫方始勤苦修行聖

宿卷八十三十一

道若如是者阿耨菩提極難可得是故我當被忍辱鎧以堅固力摧忿恚軍舍利子我今爲汝廣說其事我念過去爲大仙人名修行處時有惡魔化作五百健罵丈夫恒尋逐我與諸惡罵晝夜去來行住坐卧僧坊靜室聚落俗家若在街巷若空閑處隨我坐立是諸化魔以鹿惡言毀罵呵責滿五百年未曾休廢舍利子我自憶昔五百歲中爲諸魔羅之所訶毀未曾於彼起微恨心恒興慈救而用觀察又成實論云惡口罵辱小人不堪如石雨象惡口罵詈大人堪受如華雨爲行者常觀前人本末因緣或於過去爲我父母養育我身不避罪福未曾報恩何須起瞋或爲兄弟妻子眷屬或是聖人昔爲善友凡情不識何如加毀又攝論云由觀五義以除瞋恚一觀一切衆生無始已來於我有恩二觀一切衆生恒念念滅何人能捐何人被捐三觀唯法無衆生有何能捐及所捐四觀一切

衆生皆自受苦云何復欲加之以苦五觀一切衆生皆是我子云何於中欲生損害由此五觀故能滅瞋又報恩經云假使熱鐵輪在我頂上旋終不爲此苦而發於惡言成論云行慈心者卧安覺安不見惡夢天護人愛不毒不兵水火不喪又四分律偈云

忍辱第一道 佛說無爲最 出家惱他人不名爲沙門 又遺教經云能行忍者乃可名爲有力大人又經云見人之過口不得言己身有惡則應發露 又書云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 又經云讚人之善不言己美 又書云君子揚人之美不伐其善 又經云布施不望彼報若得人惠毫髮已上皆當呪願慚愧奉受又書云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人有德於公子願公子勿忘 又云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 又經云恕已可爲喻勿煞勿行杖 又書云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當知內外

教其本均同雖形有黑白然立行無殊若乖斯旨便同鄙俗何依內外如經云佛爲衆生說法斷除無明暗惑猶若良醫隨疾授藥生名內教 又書云天道無親唯仁是與是名外教 又若出家之人能觀苦空無常無我獸離生死至求出世是爲依內若乖斯行翻爲外俗在家之人若能厭捨俗情欣慕高志專崇三寶修持四德奉行孝悌仁義禮智貞和慶敬能行斯行翻同爲內若違斯旨還同外道在俗之人能隨內教便悟真理心常會道漸進勝途至趣菩提既知如是欲行此行唯須自畀推德與他如拭塵巾攬垢向已持淨與人故經云退而得者佛道也 故書云君子讓而得之爲是義故常須進勝他人恒須剋己責躬也 忍德部第三

如大寶積經云第三忍辱有十事一不觀於我及我所相二不念種姓三破除憍慢四惡來不報五觀無常想六修於慈悲七心不放

逸入捨於飢渴苦樂等事九斷除瞋恚十修習智慧若人能成如是十事當知是人能修於忍 又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住於慈忍有十種利益何等爲十一火不能燒二刀不能割三毒不能中四水不能漂五爲非人所護六得身相莊嚴七閉諸惡道八隨其所樂生於梵天九晝夜常安十其身不離喜樂 又私呵昧經云佛言忍有六事得一切智何等爲六一得身力二得口力三得意力四得神足力五得道力六得慧力

卷之十二

又六度集經云復有四種忍辱具足智慧何等爲四一於求法時忍他惡罵二於求法時不避飢渴寒熱風雨三於求法時隨順和上阿闍梨行四於求法時能忍空無相無願又比丘避女人惡名經偈云

雖聞多惡名 苦行者忍之 不應苦自言亦不應起惱 聞聲恐怖者 是則林中獸是輕躁衆生 不成出家法 仁者當堪耐

下中上惡聲 執心堅住者 是則出家法
不由他人語 今汝成劫賊 亦不由他語
今汝得羅漢 如汝自知已 諸天亦復知
引證部第四 如五分律云佛告諸比丘
過去世時阿練若池水邊有二鴈焉一龜共
結親友後時池水涸竭二鴈作是議言今此

池水涸竭親友必受大苦議已語龜言此池
水涸竭汝無濟理可銜一木我等各銜一頭
將汝着大水處銜木之時慎不可語即便銜
之經過聚落諸小兒見皆言鴈銜龜去鴈銜
龜去龜即瞋言何預汝事即便失木墮地而
死余時世尊因此說偈言

夫士之生 父在口中 所以研身 由其惡言
應毀反譽 應譽反毀 自受其殃 終無復樂
佛言龜者調達是也昔以瞋語致有死苦今
復瞋罵如來墮大地獄 又法句喻經云昔
者羅雲未得道時心性麤獗言少誠信佛勑
羅雲汝到賢提精舍中住守口攝意勤修經

戒羅雲奉教作禮而去住九十日慚愧自悔
晝夜不息佛往見之羅雲歡喜趣前禮佛安
繩床坐佛踞繩床告羅雲曰澡盤取水爲吾
洗足羅雲受教爲佛洗足洗足已訖佛說羅
雲汝見澡盤中洗足水不羅雲白佛唯然見
之佛說羅雲此水可用飲食以不羅雲白言
涅槃經卷第十三

十四

不可復用所以者何此水本實清淨今以洗
足受於塵垢是故不可復用佛語羅雲汝亦
如是雖爲吾子國王之孫捨世榮祿得爲沙
門不念精進攝身守口三毒垢穢充滿胷懷
亦如此水不可復用佛語羅雲棄澡盤中水
羅雲即棄佛語羅雲澡盤雖空可用盛飲食
不耶白佛言不可復用所以然者用有澡盤
之名曾受不淨故佛語羅雲汝亦如是雖爲
沙門口無誠信心性剛強不念精進曾受惡
名亦如澡盤不中盛食佛以足指撥却澡盤
應時輪轉而走自跳而墮數返乃止佛語羅
雲汝寧惜澡盤恐破不羅雲白佛洗足之器

賤價之物意中雖惜不大殷勤佛語羅雲汝亦如是雖爲沙門不攝身口鹿言惡說多所中傷衆所不愛智者不惜身死神去輪轉三塗自生苦惱無量諸佛賢聖所不愛惜亦如汝言不惜潔盤羅雲聞之慚愧怖悸辭如戰象兩牙二耳四脚及尾九兵皆嚴先須護鼻所以者何象鼻更脆中箭即死人犯九惡唯當護口所以護口當畏三塗十惡盡犯不護口者如烏損鼻人犯十惡不惟三塗毒痛辛苦即說偈云
我如象闢不忍中箭常以誠信度無戒人辭象調伏可中王乘調爲尊人乃受誠信

卷八十一
十五

羅雲聞佛懇惻之誨感激自厲剗骨不忘精進柔和懷忍如地識想靜寂即得阿羅漢道又羅雲忍辱經云尔時羅雲向一不信婆羅門家乞食恠惜不與羅雲被打頭破血出復撮沙鉢中羅雲舍忍心不加報即持鉢至河洗頭鉢已而自說云我自行分衛無事橫忤

我我痛斯須問奈彼長苦何猶如利劍割臭屍臭屍不知痛非劍之不利又如天甘露飼彼溷猪食溷猪捨之走非是甘露之不美我以佛真言訓世凶愚凶愚不思豈不然乎還已白佛佛言夫惡心之興是以之衰輕薄惡人命終于夜半當入無擇地獄之中獄鬼加痛苦無不至八万四千歲其壽乃終魂神更受含毒躰身毒還自害其身終而復始續受蝮形常食沙土万歲乃畢以瞋恚意向持戒人故受毒身以沙土投鉢中故世世食沙土而死罪畢爲人母懷之時當有重病家中日耗兒生鈍頑都無手足其親驚恠皆曰何妖來爲不祥即取捐之著于四衢路人往來無不愕然競以瓦石刀杖擊頭陷腦窮苦旬日乃死死後魂靈即復更生輒無手足鈍頑如前經五百世重罪乃畢後生爲人常有頭痛之患夫人處世不能忍者所生之處不值佛世違法遠僧常在三塗若蒙餘福得出爲人

稟性常愚凶虐自逐爲人醜陋衆所惡憎生
輒貧窮聖賢不祐 又雜阿含經云尔時尊
者舍利弗大目捷連住耆闍崛山中時尊者
舍利弗新剃髮時有伽吒及優波伽吒鬼優
波伽吒鬼見尊者舍利弗新剃鬚髮語伽吒
鬼言我今當往打彼沙門頭伽吒鬼言汝莫
作是語此沙門大德大力汝莫起瞋長夜得
大不饒益苦如是再三說時優波伽吒鬼再
三不用伽吒鬼語即以手打尊者舍利弗頭
打已尋自言喚燒我伽吒煮我伽吒再三喚
鬼所打即往問言云何尊者苦痛可忍不舍

四庫全書八上

十六

利弗答言尊者目連雖復苦痛意能堪忍不
至大苦目連語舍利弗言奇哉尊者舍利弗
真爲大德大力此鬼若以手打耆闍崛山者
能令碎如糠糟況復打人而不苦痛尔時舍
利弗語目連我實不大苦痛時舍利弗大目
捷連共相慰勞時世尊以天耳聞其語聲已

即說偈言 其心如剛石 堅住不傾動
染着心已離 瞳者不及報 若如此修心
何有苦痛憂 又新婆沙論云曾聞過去
此賢劫中有王名羯利時有仙人号爲忍辱
住一林中勤修苦行時羯利王除去男子與
內宮眷屬作諸妓樂遊戲林間縱意娛樂經
久疲厭而便睡眠內宮諸女爲花果故遊諸
林間遙見仙人於自所止端身靜思便馳趣
之皆集其所到已頂禮圍繞而坐仙人即爲
說欲之過所謂諸欲皆是不淨臭穢之法是
可呵責是可厭患誰有智者當習近之諸姊
皆應生厭捨離王從睡覺不見諸女便作是
念將無有人誘奪去耶即拔利劍處處求覓
乃見諸女在仙人邊圍繞而坐生大瞋恚是
何大鬼誘我諸女即前問之汝是誰耶答言
我是仙人復問在此作何事耶答曰修忍辱
道王作是念此人見我瞋故便言我修忍辱
我今試之即復問言汝得非想非非想處定

耶答言不得次第責問乃至汝得初靜慮耶
答言不得王倍瞋忿語言汝是未離欲人云
何恣情觀我諸女復言我是修忍辱人可申
一辭試能忍不爾時仙人便申一辭王以利
劍斬之如斷藕根墮於地上王復責問汝是

何人答言我是修忍辱人時王復命申餘一

辭即復斬之如前責問仙人亦如前答言我

是修忍辱人如是次斬兩足復截兩耳又割

其鼻一一責問答皆如前令仙人身七分墮

地作七瘡已王心便止仙人告言王今何故

自生疲厭假使斷我一切身分猶如芥子乃

至微塵我亦不生一念瞋忿所言忍辱終無

有二復發是願如汝今日我實無辜而斷我

身今成七分作七瘡孔我未來世得阿耨菩提

提時以大悲心不待汝請最初今汝修七種

道斷七隨眠當知尔時忍辱仙人者即今世尊

釋迦牟尼是羯利王者即今具壽憍陳那是

故憍陳那見聖諦已佛以神力除破闇障今

其憶念過去世事使便自見爲羯利王佛爲
仙人自以利劍斷佛七支作七瘡孔佛不瞋
恨及以誓願欲饒益之佛豈違背昔願憍陳
那聞已極懷恥愧合掌恭敬

延聖院益惟書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二

府二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三

府三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精進部第四

此有四部

述意部

懈惰部

策脩部

進益部

述意部第一

夫忍行之情猶昧審的之旨

未顯所以策脩令心不懈是故經曰汝等比丘當勤精進十力慧日既已潛沒汝等當爲無明所覆又言闡提之人屍臥終日當言成道無有是處釋論云在家懈怠失於俗利出家懶惰喪於法寶是以斯那勇猛諸佛稱揚迦葉精奇如來述讚書云夙興夜寐竭力致